

往昔 少年時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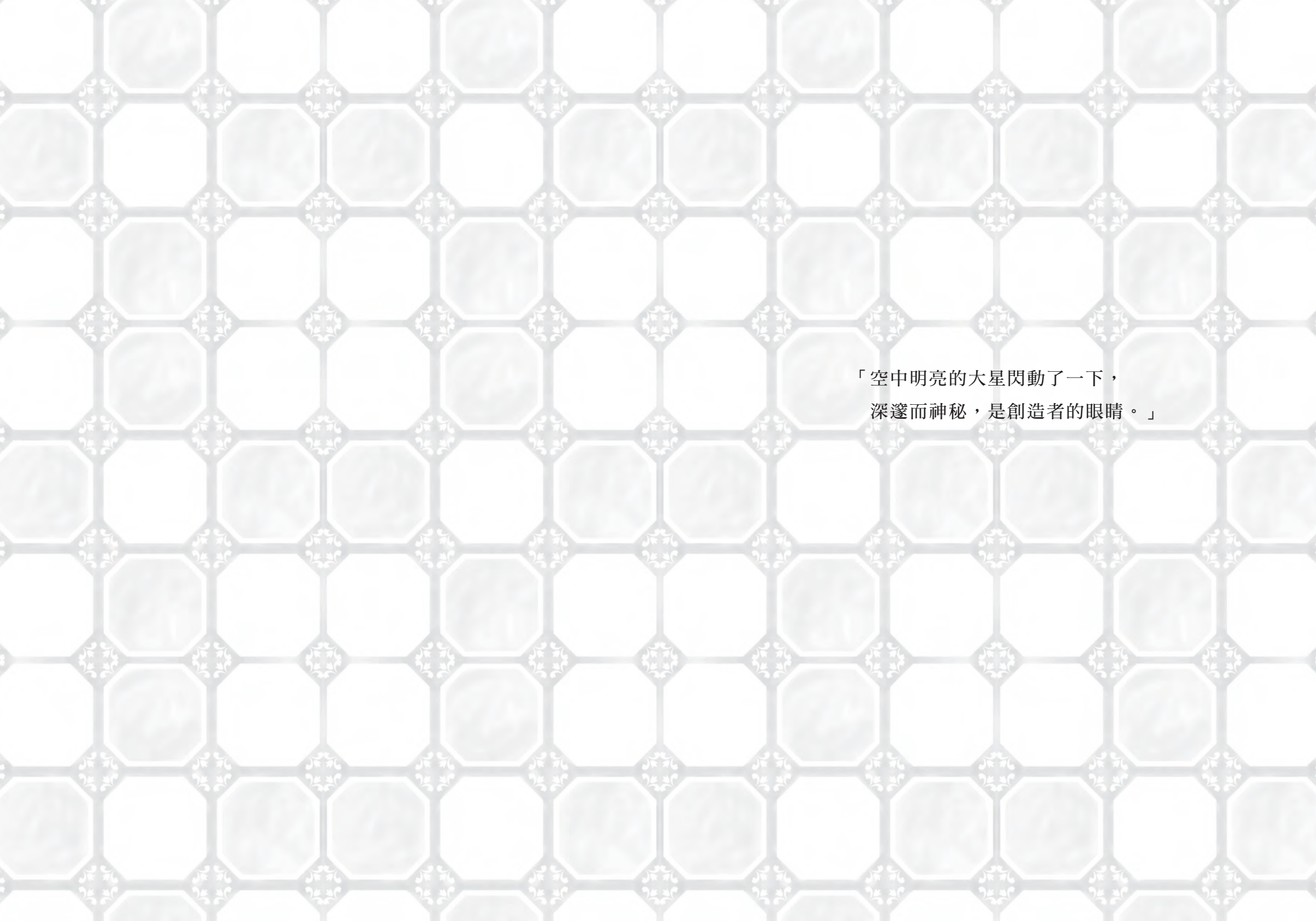
伍卓文 著

紀念一段青澀歲月的成長之旅，
為一去不復返的夢幻少年時代而作。



往昔 少年時

伍卓文 著



「空中明亮的大星閃動了一下，
深邃而神秘，是創造者的眼睛。」

序

光陰匆匆，歲月如洗，少年往昔，不少仍然歷歷在目。

自中學時代開始投稿，主要是報章校園版，投身社會後，嘗試將少年時住院經歷寫成短篇，寄到數間出版社，有幸出版了第一本著作《留院記》，是一個三萬字的短篇，讀者的反應算是不錯，甚至收到一些讀者來信。工餘繼續努力創作，將工廠和寫字樓打工體驗寫下，寫成了第二本著作《暑期工》，篇幅至七萬字以上，由短篇到中篇，故事內容和人物增多，創作路上可說有所成長，是工作之餘的最大滿足。

本想不懈追求寫作夢想，可是許多事情不能預料，公事私事瑣碎事紛至沓來，加上忙於進修和愛上旅行，寫作的事就此擱在一旁，只偶然寫些短文投稿到報章，猶幸亦將成長經歷寫下大綱。幾年前決意再次提筆寫作，完成了字數長達三十三萬字的《我們都是在香港長大的》，寄出稿件時心情戰戰兢兢，有幸得到紅出版林達昌先生同意，第一部長篇小說得以出版，此後激發起潛藏的創作意慾，再接再厲出版了兩本小說。

感謝黃東濤先生和蔡瑞芬小姐，為一名小作者出版兩本著作，早前並同意將版權交回給本人，以至作品能夠結集成書出版。以東瑞為筆名的黃東濤先生，本身是著名作家，讀者遍及中港澳台，在東南亞尤其印尼非常受歡迎，得其惠賜專文推介拙著，實在感到非常榮幸。本人亦感謝紅出版全體上下，不論書籍設計、排版、製作均非常精美，像是送給小小作者一份禮物。

一本書的出版、一個作者的小小夢想、一份源源不絕的創作熱情，有賴許多人的支持、鼓勵和幫忙，心裡實在非常感恩，在此一併致以由衷謝意。

目錄

序	5
第一篇 留院記	9
第二篇 暑期工	83
第三篇 少年的香港情懷	279
附錄一 留院記——病院閒思悟死生	312
附錄二 探索生命意義的好書——介紹《留院記》	315
附錄三 《留院記》讀者來信	317

少年時敏感脆弱，
常愛獨個兒思考，
一次住院經歷，
開始思考生命的奧秘和意義。

第一篇

留院記

（一）入院

我記得我十三歲那年，因患了盲腸炎，要入院動手術，在瑪嘉烈醫院留院幾天，後來轉到明愛醫院休養。雖然只是短短一星期，但那是一段難以忘懷的回憶。

乘救護車抵達療養院那天下午，熾熱的陽光直曬得我的頭像給燒烤一般。我想我的臉孔是蒼白的，身子仍然非常虛弱，走起路來步履蹣跚，要由醫護人員攙扶。

我很沉默，並不是天性這樣，而是傷處實在很痛，邁步稍為闊些大些，立即感到針刺般痛。一輪顛簸後，人悶懣懣的，更加不想說話了。

一行六個人，除我以外，都是中年人，一個個木無表情，像押送往監獄囚禁的犯人。從救護車茶色玻璃窗往外望，看到滿街熙來攘往的人群時，這種感覺更強烈了。

不是嗎？整幢療養院灰沉沉，沒有一點生氣。

我的病房在三樓，很寬敞的公眾病房，幾把風扇有氣無力搨著風。一陣熟悉的消毒藥水氣味鑽進鼻孔，給我一種安穩的感覺。

我已疲憊不堪，視線有些模糊，但也看到病房內全是中年和老年人！

我感到很驚奇，但不知怎的，反而覺得很有安全感。

當天晚上沒睡好，夜半驚醒過來，呆呆看著天花板。一陣陣涼意襲來，我趕快伸手拉緊被褥，心裡一陣淒苦的感覺

油然而生。我做夢也沒想過竟然落得孑然一人，先後淪落在兩所醫院，睡在陌生冰冷的床上，四周都是全不認識的人。

爸呢？媽呢？他們知道我來了這裡嗎？

想著想著，也就倦了，眼瞼沉重起來，漸漸墮入夢鄉。

第二天起得遲，醒了賴床不願起來。護士餵我吃藥，苦得我幾乎嘔吐。

我怯怯問：「可以……吃東西了嗎？」入院動手術以來，水沒喝過半滴，飯也沒半粒進肚，只靠著吊鹽水過日子，舌頭快要失去味覺了。

護士小姐笑容甜美，整個人散發著青春氣息，我很想叫她「姐姐」，像稱呼圖書館的姐姐一樣。她笑說：「可以啦！明天要早起床，別要躲懶，否則不准吃早餐！」

我說：「知道……」說著自己都覺得如蚊子叫。舔舔舌頭，忍不住苦著臉說：「味道太苦，真難受極了……」

護士轉頭笑說：「當然啦，苦口良藥。」

是個陽光明媚的早晨。同房大多到露臺做早操，舒展一下筋骨，或在病房內緩緩踱著步，有的用行動架支撐著身子，一小步一小步吃力地走著。走過床邊時，投來好奇的一眼。

病房左邊一列長窗，外面是長形露臺，出入口是面對著我的一道玻璃門。我很快認得來回進出同房的臉孔了，有兩三個是和我從瑪嘉烈轉院來的。病房右邊窗戶全部打開，外面是一處青綠的山坡。

有的同房自成一角，聚在一塊閒聊。當然也有像我這般動彈不得的。

陽光照進來，叫醒了一個又一個睡眼惺忪的老人。

窗外天空蔚藍，萬里無雲。我幾乎要伸個懶腰，但傷處隱隱作痛，還是不要亂動好了。

這天的「收穫」是我大致弄清楚醫院一天的運作：早上八時起床吃早餐，午飯時間十二時半，晚飯六時正。同房白天多數四處散步，晚上圍在一起看電視，卻不吵嚷。護士不大干涉我們，只在派藥、量血壓、做醫療工作時，才催促全體病人全部歸位。晚上九時半關燈睡覺。

家人在黃昏時來看我，恰巧我對著面前的晚飯，沒有胃口，坐著發呆。

媽立即殷殷詢問：「是不是不合胃口？還是怎樣的？傷口痛也不痛？你看你，幾天沒食物下肚，整個人瘦了何止一圈了！」

爸說：「你別一來就說個沒完，他一時習慣不來罷，過一兩天自然好起來了！」

「我還是弄飯來，怕他吃得不飽。」說著到護士處問些什麼的。

妹才九歲，梳兩條小辮子，不住東張西望。她好奇問：「哥，醫院很大很通爽，你還要不要打針？晚上冷不冷？」

我笑嘻嘻說：「這張被子又厚又暖，床也寬敞，真舒服！

但很悶呢！要是你來陪我，就不悶啦！」

妹吓了一聲說：「鬼才陪你！我沒有生病，幹嗎來醫院睡？愛它冷冰冰嗎？你給護士打針時可苦了，一針扎下去，哎喲！」

「哈哈，你錯了，我只用吃藥，毋須打針！」

媽回來說：「爸要上班，妹放了學要做功課，又常常有測驗，有空才會來了。我六時左右來看你，不要吃醫院的食物，聽到沒有？」

我問：「早餐午餐呢？我不能不吃呀！」

「噢，是的，那就吃吧。唉，這些飯菜淡而無味，會有什麼營養呢？一碟碟看上去像糊狀，真怕你吃了會舊病復發！」

我很不願意，想抗辯，怕牽動傷處，竭力忍住。醫院人人平等，食物也不是太過難以下咽，媽小題大作了，但這些日子以來受慣了擺佈，也就懶得提出異議。

我打個呵欠，點點頭。

爸搖頭說：「看他多累，讓他休息罷。」

他們走後，我吃了護士餵的藥，很快進入睡夢甜鄉。

（二）回憶手術前後經歷

第二天醒來，護士對我嘉許一笑，有如水中蓮花綻放清麗。我受了鼓勵，掀開被子，慢慢坐起來，然後扶著床，嘗試站直身子，傷處傳來一陣痛楚，叫我忍不住低呼了一聲。

兩次暑期工經歷，
愉快難忘，
期盼與讀者細說分享。
大家的暑期工經歷
又是如何的呢？

第二篇

暑期工

（一）找工作

考完了最後一科，乘公共汽車回家途中，心中一塊巨石落了地。

回到家裡，書本筆記參考書扔在一旁，到洗手間洗了把臉。

媽在廚房收拾盤子，見我回來，大聲喊著問：「考完試了嗎？」

「考完了！」我用毛巾狠狠抹了臉，出來說：「我想找份暑期工！」

「暑期工？」媽雙眼瞪得老大。

「對，」我說：「我想找份暑期工！」

「暑期工？好端端找什麼暑期工？你這副樣子？」媽的嗓子又尖又高，又響又亮：「暑期工？你想找什麼暑期工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」我說：「但我真的很想找份暑期工！」

「著急什麼！」媽鬆了口氣，瞪我一眼，十分不以為然，又說：「你今天才考完試！幹嗎就這麼急著去找暑期工？你知不知道做工是要吃苦的？看看你自己！先去睡個午覺再說！去睡！去睡！」

我想我真的很疲倦了，聽媽這樣說，打個大呵欠，身不由己，倒在床上。

第二天早上，趁沒有人在家，撥個電話給小黃。

「喂？你在家？」

「不在家，又到哪裡去？」他懶洋洋的答，聽筒傳來一陣陣流行曲子的聲音。

「去找份暑期工，好不好？」

「暑期工？」他問：「哪裡去找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」我說：「我只知道報紙有招聘欄，我想，我們總會找到一些工作吧。」

「試一試？」他說：「你去買報紙，還是我去買？已經上午十時，不知道還有沒有報紙賣？」

「有的，」我說：「你買《成報》，我買《東方》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！當然好！」

跑到報攤，買了日報，翻到招聘欄，厚厚的一疊，還沒仔細去讀，已經忍不住偷偷的笑。

我可以找到什麼工作呢？

……布廠誠聘機械維修員及生產操作員，有經驗者優先；空運貨站為配合業務發展，現誠聘大量倉務員，中三或以上程度，男女均可，負責裝卸及搬運貨物，需輪班工作，另加津貼〔應屆畢業生不會考慮〕；貿易公司聘雜工，小學程度，五天工作，每天八小時，男女均可〔暑期工免問〕；某大集團誠聘兼職助理文員；中三或以上，男女均可，有文職經驗者更佳〔應屆會考生免問〕；……

讀到這裡，已經笑不出來了。

……寫字樓聘〔一〕男女文員，中五或以上程度，具一年文職經驗，年二十至三十五，五天工作，朝九晚五；〔二〕辦公室助理，男女年二十至三十，經驗不拘；……

……紅磡商行急聘送貨員，年二十或以上，略懂簡單英語，有經驗者優先考慮；文具公司聘跟車送貨及倉務助理，筲箕灣區工作，勤工獎、雙糧、醫療津貼；工業中心誠聘管理員，十二小時輪班工作；清潔工人，九小時工作，負責大廈日常清潔工作，須穿著制服，屯門區工作，薪金面議；……

……荔枝角製衣集團誠聘外勤，年十九至二十五，負責送件、郵遞、報關等工作〔暑期工免問〕；會計文員〔葵涌區〕，中五或以上程度，持有中級會計證書或同等學歷，具一年或以上會計工作經驗，另急聘辦公室助理〔北角區〕，中三程度，持有效電單車駕駛執照；……

我吞了一口涎沫，放下報紙，開了瓶汽水，骨嘟嘟啷一口喝盡，冰涼的玻璃杯子緊緊貼在臉頰上。

閉上眼睛好一會，呼出一口氣，鎮定下來，才又翻開招聘欄。

……觀塘某大塑膠廠急聘船務文員，中五畢業或以上程度，三年或以上有關經驗，負責安排及處理日常船務運作，懂中港運輸操作，能獨立處理出入口文件者優先考慮；倉務員，中五程度，一年工作經驗；商品貿易公司見習助理，

朝九晚五，尖沙咀區工作，年二十或以上，經驗不拘，薪優；……

……售貨員、車辦、營業主任、收銀員、店務員、熟練維修技工、保養技術員、水電技工、警衛員、司機、鋁窗裝修技工、快餐店助理、機械操作員、車床技工……

我再也不想讀下去，把日報丟在一旁。

想不到找工作竟這麼困難，看來我永遠找不到一份工作了。

撥電話。

「喂？」

「買了報紙沒有？看到適合的暑期工沒有？」

「還沒去買，」小黃說：「你呢？你買了？有什麼發現？」

「我想我們可以應徵的，不過是工廠雜工，或簡單文職之類的工作。」

「好呀。」

「唉，但是廣告明明寫著：應徵者須有經驗！」

「哈哈！我們有什麼經驗？」

「有僱主要求專業資格，但最重要的一句話是——暑期工免問！」

「沒法子！」小黃說：「誰叫我們會考畢業證書還沒有拿到？」

「別提這件令人心寒的事！」我慌張地後退兩步：「你還沒有回答我，現在我們怎麼辦！」

「不要著急！」他說：「我也去買份日報！」

考完試才一天，精神還是十分疲倦，但在家沒事可幹，實在叫人十分氣悶。

急忙跑到圖書館，借了兩本流行小說回家，開了一瓶冰凍汽水，躺在柔軟的沙上讀個飽。

「啪！」的一聲，肩膀忽然被人大力拍了下，清脆利落，然後聽到妹的一聲尖叫：「電話在響呀！吵得人耳朵快聾了，還不趕快去聽！」一個聽筒直拋過來。

「我看他快要瘋了！看小說看得快要瘋了！」媽滿臉怒容捧著盤子從廚房出來，大喝一聲：「還不快說？開飯了！」

我迷迷糊糊拿起聽筒：「喂？」

「是我……」小黃害怕的聲音：「你妹妹！可真是……」

「早習慣了，」我說：「怎麼？有好消息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」他說：「我問過媽。她說荃灣區工廠很多，叫我去試一試。剛才看了報紙，果然就有聘人的廣告！」

「好極了！」我說：「是什麼工作？雜工？苦力？」

「讓我看看……」他頓了一頓，說：「對了，是倉務員的工作，說招聘多名的！」

「明天就去！」我催他說：「你有沒有空？」

「怎會沒空？」他說：「你和我都在放假！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十時？」他說：「我該起了床。」

「哪兒等？」我問。

「四十三號車站。」

「就這麼辦！」我說。

第二天早上，八時醒來，洗臉、刷牙、吃早餐、讀日報。

要去見工！該是怎麼樣的情景？該說些什麼話？我是不是應付得了？

小黃就住在鄰邨。走上斜路，經過車站，十分鐘就到了。

拍了幾下門，小黃來開門。

我說：「早上陽光充足，空氣清新，年輕人一早就起床了。」

「胡說什麼？……」他睡眼惺忪，說：「啊，是你。」他拉開鐵閘，打個大呵欠，說：「最新的賽車遊戲！要不是去見工，真想戰鬥到底！」

「難以想像，」我說：「我打遊戲機到夜深，一定起不了床。」

「你怎麼會？你根本沒有遊戲機！」

小黃家中沒有睡房，電子遊戲機的爆炸聲砰砰作響，一定吵著黃先生黃太太。電視機前一大堆盤結的視頻線音頻線，戰況一定異常慘烈。

一張雙人床佔了客廳一角。他兩兄弟睡一張碌架床。

我揚聲說：「你睡上格床的不是？」

「是的，幹嘛？」隔了木門的聲音聽來悶悶的。

「床頭揚聲器的物主是誰？」

「我！」答得飛快。

「什麼時候買的？」

「忘了。」

「忘了？我記得是我借給你的！好像是去年暑假的事！」

「是……是嗎……」刷牙的聲音越來越大。

「你別裝蒜！」我大聲說：「快快物歸原主！」

「一點不錯！」木門吶呀一聲推開，小黃高大的從洗手間出來，毛巾遮著半邊臉：「你自己說要念書，暫時寄放在我家的。」

「考試已告一段落！」我瞪著他，大聲說。

「隨便你，」他攤攤手說：「你拿回去吧，我才不打緊！」

「揚聲器的音質好不好？」我問。

「非常好！」

「過些日子才拿回去吧。」

「好呀！謝謝！」他脫去假面具，哈哈大笑起來，毛巾掉在地上。

在車子上我問：「你見過工沒有？」

「從來沒有。」

「害怕嗎？」

「不怎麼害怕，」他說：「你呢？」

「也不怎麼，」我說：「好像不當是一回事似的。」

「來看看招聘欄，」他從口袋取出報紙，說：「你看這個：急聘雜工，年二十至四十，毋須經驗，程度不拘。雜工嘛，幹嗎不聘十八歲的？」

「我們說是去見長工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小黃皺起眉頭。

我也不作聲，望著車外不斷轉換的景物。

「這樣吧，」隔了一會，他說：「我們只說去見工，到問起才想辦法。」

「只好這樣，」我說：「我也想不出什麼好法子。」

「不說這個。又有一份：某大公司聘雜工一名，朝九晚五，寫字樓工作，男女均可，星期六、日休息，初中程度！可惜——暑期工免問！」

「某大電子公司聘倉務助理，年十八至二十四？……五天工作，中四或以上程度，刻苦耐勞……沙田小瀝源，居於沙田區為合？」

「求求你……」

「營業員多名，年十八以上，初中或以上程度，毋須同類工作經驗！勤奮！負責！獎金佣金每月可達七千！文職助理員，年三十或以下，中學程度，處理寫字樓文件工作，經驗不拘，月薪五千！」

「看來也有機會……」

小黃把報紙遞過來，說：「酒樓侍應生、貨櫃碼頭倉務包裝員、洋行文員！不過要求初中程度，我們應該找得到工的！」

「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會考生！會考慮我們嗎！」

「雜務員，小學程度，二十歲以上，具豐富工作經驗！」

「老闆不給機會，我們有什麼經驗？」

「誰叫以前不做暑期工嘛。」小黃說。

「你說老闆會不會不知道？每年都有會考生找工作的！」

「我不知道！」小黃說：「車子到站！」

「真快！」我說。

「上班繁忙時間過了。」小黃看看錶說。

「這麼多的車！」我說：「怪不得是總站！」

「你不是沒有來過吧？」小黃斜視著我說。

「你說呢？」我瞪他一眼，大聲說：「中四那年暑假，我們一家人來入境處申請回鄉證件，你說我有沒有來過？」

「真了不起！」他做個鬼臉。

我縮縮鼻子。

「幹嘛？」

「車站有陣發霉的酸味，嗅到了麼？」我掩著鼻子，說：「令人作嘔。」

「很臭！」小黃往上一望，說：「上層有兩個洗手間！不臭死才奇怪！」

「車站還有上蓋！弄得好像不見天日的一樣！」

「有燈光照明。」小黃往上一指說。

一盞盞大燈照得車站一片橙黃色。我抬頭一看，一不小心，強力燈光刺中了瞳仁，雙眼不由得一霎，眼前留下了一個黑色影子，眼睛去到哪裡，影子跟到那裡，視網膜受到過度照射了。

「別說了，」我眨了眨眼睛，想把殘餘的暗影眨去，說：「往哪邊走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」小黃說：「有條發光的通道！通往光明大道的！」

我笑起來。

走出車站，遠遠近近高高低低十幾幢工業大廈，有一幢的外牆漆上了「荃灣工業大廈」幾個大字。

我問：「是不是這一幢？」

「不是，」小黃答得肯定：「不是這邊，回頭走。」

「荃灣大會堂……」我說。

一個月前，考完了這一科，到荃灣大會堂坐了一會，再到沙咀道的荃灣書局買了一套中華書局出版的《東周列國志》，準備在考完試後重溫舊夢。

車站左方也有出路，一走出去，立刻有種熟悉的感覺，望望路牌，寫著：「圓墩圍」，又是「海盛路」。這裡是祁德尊新邨，那天考完試，與一大群考生一同走出來時經過，只覺得又乾淨又整潔，現在還是這麼覺得。我記得我到 71 便利店買了一杯可口可樂，然後才到車站乘車回家。

「怎麼走？」我問。

「過馬路，上天橋。」

走上天橋，望望右方，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。

「是這一所了！」我叫了一聲。

小黃嚇了一跳：「什麼？什麼是這一所？」

「沒什麼……」我掩住嘴，說：「我是說，我在這一所中學考第二科。」

「佛學？」

「對呀。」

「很奇怪嗎？」

「沒什麼，」我說：「突然之間想起罷了。」

「我們不在同一個試場考試。」

「不是，」我說：「否則你就慘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第一天呀！心情多麼緊張！卷子發下來沒多久，有人舉手說要早走！一排長凳，轉眼間空了七八個座位！」

「我也見過！一來就走的！」小黃哈哈大笑。

「這還不止，」我指著學校的禮堂，說：「那天全神貫注的做試題，禮堂外卻在打樁，格轟！格轟！地動山搖般巨響，吵得人集中不了精神！要是第一天考的是英文科，真是不堪設想！」

「第一科是英文？」

「是英語聽力試，我在石圍角姚連生中學考的，環境十分寧靜。」

「我不記得試場，」小黃說：「考完了，過去了。」

「嗯，」我說，略一停步，問小黃說：「我們要找的那幢大廈究竟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應該就在附近，」小黃往前走了幾步，指著一幢露出一角的大廈，說：「媽說那幢大廈是啡色的。」

往左一望，對面街道的路牌寫著「大涌道」，工廠衝天地高，遮蔽了半邊天空。有一幢是「華懋華俊工業中心」。

下了天橋，經過一大幅圍牆。校園裡的學生在上體育課。

啡色大廈露出了端倪，外牆正中一個圓圓的「中」字。

路旁的汽車輪胎疊得老高，陽光下一股刺鼻的塑膠味道，幾塊鐵牌歪斜地倒在一旁。

這條橫街一系列的店舖：汽車零件、冷氣工程、防盜裝備、音響電池、五金木工、紙業文具、汽車玻璃、膠輪電池公司……

天橋橫過沙咀道，兩行車輛川流不息的一來一往。

下了天橋，一間汽車修理公司近在眼前。十幾個輪胎又黑又亮，好像髹了油漆似的，還有一個一個簇新的銀色輪輞，在陽光下，在櫥窗中，閃閃發亮……

啡色大廈一角隱沒，走上天橋，又再見到，可惜天橋旁總有一株一株的樹木，看得不大清楚。

一座令人膽戰心驚的橋：扶手的灰漆斑駁剝落，梯級之間有明顯裂縫，可以清楚看到馬路上的車輛！

我們看到彼此眼中的恐懼。

一步一步的走上去，一步一步的搖搖欲墜。我們走到天橋中段，幾輛大型貨車呼嘯而過，只覺得橋身微微震動，彷彿快要裂開一條大縫，眼看我們快要跌下去，輾成血肉模糊的一團！

我的心臟越跳越快，突然之間，兩個人同時加快了腳步，急步走下了天橋，心臟仍然砰砰跳個不停！

「噓，」小黃驚魂甫定，拍了拍胸口，說：「從未走過這麼危險的橋！」

「是這幢了？」我定了定神問。

小黃拿出報紙，說：「是！中國染廠大廈！」

「就是這幢？」我又問，忍不住仰起頭看看大廈外牆。大廈每一層都擠滿了密密麻麻的小窗子，全都關得緊緊的，只有一兩扇打開，看來密不透風，有種很強烈的壓迫感。

「上去！」小黃說。

推開茶色玻璃大門，走進電梯大堂時，我們都屏氣凝神，不大相信好像身處富麗堂皇的酒店：高雅的啡色大堂，空調設備，閃光的地板，好像是雲石鋪成的，棟樑莊嚴而高大的矗立四角，一幅浮雕藝術畫緊緊嵌在光潔發亮的牆上。

「哪……哪一層？」我吐出這麼一句話。

「十三樓……」

「公司名字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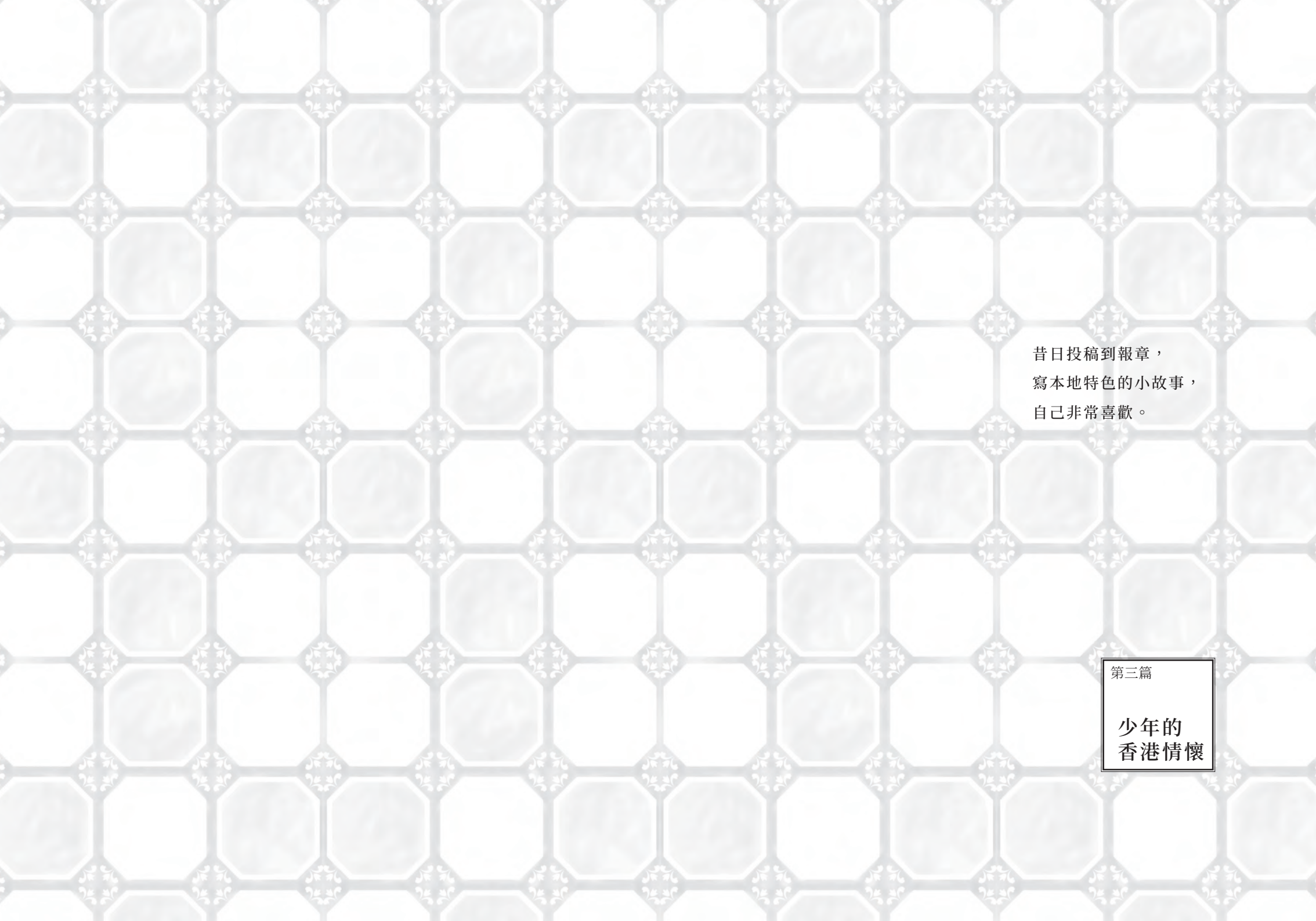
「不知道，只說某大公司聘請倉務員。」

叮的一聲，電梯門打開，牆上一塊塑膠牌子，幾個紅色大字：佳利電子公司。一個女職員在接待處打字。

我們對望一眼，慢慢走過去，女職員抬起頭來，我正想說「我們看到日報的招聘欄……」，小黃沉厚而鎮定的嗓音已經響起：「請問貴公司是不是聘……倉務員？」害得我把剛出口的「我」字吞回肚子，為了掩飾尷尬，忙轉頭裝作在聽小黃說話。

女職員看了我們一眼，搖搖頭說：「不用了，沒有了，已經聘了人了。」

我們頓時啞口無言，不禁對望了一眼。小黃勉強的說：「麻煩你了，謝謝……」然後急步和我走到電梯處。塑膠牌子下一塊長方形鏡子，在鏡中看到自己臉龐瘦削，眼窩深陷，



昔日投稿到報章，
寫本地特色的小故事，
自己非常喜歡。

第三篇

少年的
香港情懷

塞車記

「文——起床呀，是時候上學了！」

媽的聲音煩躁地響起來。我一骨碌自床上跳起，看看時鐘，才六點半！忍不住瞪了媽一眼。梳洗過後，才迤迤然走下樓，緩步走向車站。清晨的空氣十分清涼，風拂在臉上，怪舒適的。車子來了，我上車，然後打開書本溫習。唉！考試考試，我的腦海又是渾沌的一片。

就在這時，車子陡然停了下來，一個很急的煞車動作，害我幾乎跌了出去。我一手按著，差點就把書包掉在地上。站穩身子，看見司機也打開車門出去觀看。我大吃一驚，前面竟是一行望不見盡頭的長龍，直是一望無涯！我的天，我看看手錶，才七點多些，心裡也安定了一些，但等呀等的，漸漸地，一種煩躁不安的情緒瀰漫了整個車廂，趕著上班的人不停喃喃咒罵著，西裝筆挺的男士鬆開了領帶結抹汗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士急得頓足，好像快要哭出來似的，又無可奈何，唯有繼續乾煎似的等候著。

我更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，像長頸鹿似的伸長脖子張望。手錶告訴我時間已是將近八點，快要遲到了！雖然今天應考的是佛學，不太重要，但也足足花了一個星期去讀。我不甘心！噢，上帝，我完了。忽然，一陣嗚嗚之聲響起來，幾輛警車像天上的神明一樣，到來打救我們，我的一顆心立

時著了地。不一會，車龍被分開了，轉入另一條街，車子恢復行駛。我這才發覺襯衫全濕了，其他人都鬆了一口氣，男士的領帶結回復原狀，女士也忽然像恢復了儀態……

車子停在學校門口，我看著手中的筆記，嘴裡不停地念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經過那次之後，我才知道什麼叫「險過剃頭」。

（原載《東方日報》校園版·文藝新地。）

海濱黃昏

暑假中的某一天，下班後，乘渡輪回家，走到座位前，便重重地攤坐在椅上。一天的工作完畢，已經感到十分疲累。渡輪上只有疏疏落落的乘客。撲面而來的海風，令我感到十分舒適。我閉上眼睛，享受著那一刻的寧靜。

忽然，我感到眼前一陣光亮。我不願意地睜眼一看，只見一團紅色的火焰正要往山下沉去，那是一團快要熄滅的火，然而在熄滅前，那一剎的暗紅，猶自在掙扎，不肯燒盡……火球快要沉下去了，海水染成一片血紅，遠處的山給一團紅光籠罩著，灼得山上一幢幢白色房子在喘氣，青色的小草好像在冒煙……渡輪緩緩地駛著，下了班的人像潮水一般，匆匆忙忙地走著；至於海旁的燈柱下，有幾個男女正在焦急地等候友人呢！

海風有點涼意，我披上外套，渡輪越向前駛，景物便不斷往後退。天空上殘餘著一絲餘暉，雲霞在不斷變幻，白雲被僅餘的火星染成一片桃紅，一會兒變成一隻雄糾糾的公雞，一會兒又像一隻受了傷的綿羊，「傷口」在不斷擴大、擴大……咦！怎麼忽然又像一個被人偷吃了的蘋果？我看得出神，這些平日我們忽略了的事物，現在反而成為閒暇的樂趣！夕陽的餘暉散發著餘溫，火球很快沉到山下去了。

夕陽西下之後，原來染得血紅的海水、遠山、房子甚至小草都鬆一口氣了。熱力退去，代之而來的是陣陣涼風。遠處的高樓大廈都亮起了燈，夜幕徐徐垂下來了。我收拾起東西，如同其他乘客一樣，平靜地下船上岸去了。

（原載《東方日報》校園版·文藝新地。）

熟食檔

某天下午，我和同學看了一齣精彩的電影，散場後，感到肚子有點餓，梁和陳便為了去餐廳還是去大排檔而爭辯不休。

忽然，一陣熟食的香味飄了過來，如魅魔似的鑽進我們的鼻孔。我們的視線不由自主被牽引過去，原來是戲院門口幾檔熟食小販，有賣魚蛋的，有賣牛什、牛腩、燒牛肉的，也有賣涼粉、豆腐花等甜食的，更有賣炒粉、炒麵的正冒著

熱騰騰的白氣，香味四溢。小販在熾熱的陽光下，邊揮著汗邊應付客人。攤檔四周擠滿了人，大多是散場之後從戲院出來的。有的拿著一串串魚蛋，看樣子吃得頗為滋味。我看到小梁他們都露出垂涎欲滴的樣子，心裡不禁一驚，正要勸告他們不要亂吃不衛生的食物時，心裡的一個魔鬼卻在呼喚：吃呀，沒有事的，你聞一聞這香味！天下的美食都莫過於此了！你以前吃過的，肚子也沒有痛呀！吃吧！但另一個天使卻聲嘶力竭呼喊著：千萬不要吃！你見過身患肝炎的病人沒有？整天躺在醫院裡，天天吃藥、打針，臉色蠟黃，容顏憔悴，手無縛雞之力。嘿！到時真叫你有得受了！不要吃不要吃！可是魔鬼的聲音又再響起。雙方展開激烈鬥爭，戰況異常慘烈。在迷糊之中，一幅清晰的畫面閃進我的眼簾：一個滿身肥肉的男人，推著一架流動熟食車，把一大盆分不出是什麼肉的東西倒進車子裡。他嘴角啣著煙，劇烈地咳嗽，煙灰不斷跌在那盆肉上。他用一隻骯髒的手，把一團肥肉又搓又捏，然後以大火煮熟，再切條切片切碎賣給顧客，大量蒼蠅圍著熟食車飛來飛去……

「喂！」一聲霹靂巨響把我喝醒，小梁大叫：「你幹什麼？」我驚醒過來，看著熟食檔後面電器店裡的電視機，發呆般站著不動，豆大的汗水不斷自額角滴下來。我伸手往上一抹，手心全是一片冷汗。「走吧！一起去餐廳吃下午茶呀！

附錄一

留院記——病院閒思悟死生

作者曾接受《明報》訪問，原載該報校園版，現經作者修改後重刊如下：

入院動手術的經歷，未必每人都有。身處醫院，每天只是獸在病房內，面對四塊白牆，無所事事，生活不可謂不沉悶，不過如細心觀察及喜歡思考，不難對生死的意義、生命的真諦有所體會。伍卓文小時候曾因盲腸炎入院動手術，他將該十多天的經歷寫成一本書——《留院記》，抒發他那時的感受和所得的啟發。

只得二十來歲的伍卓文，在中學階段已開始投稿，不過不算太頻密。這書是他的第一本作品，對於這處女作，他說不算滿意。「有點兒幼稚，我覺得……需要慢慢學習，特別是文筆方面。」

他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來撰寫這故事，「其實一直都希望將該段經歷化成文字記錄下來，以前只有大綱，近年才真真正正落實下筆。」

伍卓文將這三萬字的作品寄到數間出版社，最後幸運地有出版社願意出版。「當時心情非常喜悅，但說不上是狂喜，可能自己都有一點點信心吧。」

入院動手術是真有其事，但其他人物是否虛構？他說：「書中人物是真有其人的，但每個故事內容都會有虛構成分。」

書的內容頗多是以少年人的角度來看世界，看生離死別，看人生的意義。究竟他入院時是否有那麼多的感觸？他仍然是那一句：「每個故事都有虛構成分的。」

這個新晉的作者，下筆時除了要回憶當日的心境外，為了描寫醫院內的環境，特地回去作實地視察。因此書裡所描寫的小徑、走廊、花園等，都是他一觀察過，再結合以前的記憶，才成了這本《留院記》。

伍卓文自言從小已開始看書，不論哪類型的書都會看，兒童圖書、科幻小說、詩歌散文等無所不歡。他很認同「文學不分通俗嚴肅」的說法，「對於一本作品，有些人會覺得如果賣得並可賺錢，就算是通俗文學，否則就是嚴肅文學。通常一般人會覺得後者比前者更具文學價值。其實一本作品的好否，不在乎嚴肅或通俗的標籤，是在乎作品本身的藝術成就。」

問他喜愛哪些作家的書，答道：「沒有特別喜愛，應擴闊自己的眼界，多看不同人的著作。」不過在讀大專時，他就較多看翻譯小說。

由於科技發達，很多年輕人被電視、電腦等媒介所吸引，文字方面的興趣不大。有見及此，他認為語文工作者應該構

想不同方法來「搶市場」，「若說語文水平下降，每個人都加把勁，推廣良好的閱讀風氣。」

他現時從事語文相關工作，並正在籌備第二本作品，希望有一天能和讀者見面。

附錄二

探索生命意義的好書——介紹《留院記》

不要小覷一些「不見經傳」的年輕作者，他們的創作雖然推出市場要冒點風險，但寫作的態度非常認真，如伍卓文的新書《留院記》便是一本老少皆宜、富有教育意義的好書。

全書約三萬字，分為九章。作者將一次動手術留院的經歷寫成小說，「旨在以少年人的眼光看世界，看身邊人與事，看生死問題，並探索其複雜敏感的內心世界」（作者自序），寫得非常生動有趣。在這本書中，作者不但將小說人物活潑好奇、熱情率直、頑皮可愛的性格寫得非常傳神生動，而且也寫出了醫院內護士和病人（尤其是一位「殭屍先生」）等各種人物的生活，讀來興味十足。

當然，如果只流於「住院」的流水賬，小說的意義就不大了。難得的是：一，作者以少年人的「眼光」看待我們的世界，這就有助於我們大人了解一位少年的心理狀態，從中得到如何與少年人溝通的啟示；其次，雖然也許是出諸無意，作者只把主角的出現限於醫院，但倒方便了把所見、所聞寫得深刻，在某種意義來說，醫院也成了主角初涉世事的「小社會」，有助於小讀者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。最有價值的部分，看來是對生命意義、生死問題的探索了。這方面，

不要說少年人，縱然是大人，也會感到困惑，因此《留院記》的出版，是有一定意義的。

《留院記》文字風格樸實，對白流暢，似有故事又似無故事，將散文和小說兩種技巧揉為一體，有一定特色。

這是一本家長、少年人都不妨一讀的好書。

東瑞
著名作家

附錄三

《留院記》讀者來信

第一本書《留院記》出版後幾個月，收到一些讀者的來信，讀後覺得頗為感動，現將其中一篇節錄刊出如下：

作者在《留院記》一書中，把他童年的一段往事，透過細致而雋永的筆調，展現在我們的眼前。透過這本書，既讓我知道作者少年時的點點滴滴，也使我驚覺他一顆稚嫩的心，竟可蘊藏著如許多的思緒，有惹人發笑的，有稀奇古怪的，也有發人深省的，千絲萬縷，共治一爐，使我不得不對時下的青少年另眼相看。

作者對於生、老、病、死等人生問題，有自己一套看法。這些看法未必有什麼驚人之處，然而當時的他，只不過是一個十三歲的少年罷了，竟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，倒也不是易事啊。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說：「醫院是殯儀館以外，最容易嗅到死亡氣息的地方……足以叫人想到生死問題了。」是的，在醫院裡，我們可以看盡人世間生、老、病、死的種種情況，但生與死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回事啊？作者嘗試去追尋、去探索，更嘗試去問蒼天，問神祇，卻未能找到一個答案，對於生死的問題，我們能找到一個確實的答案嗎？

書中的老伯們，可以說是疾病、衰亡的象徵，在他們身上，作者甚至嗅到了死亡的氣味，聯想到已經亡故的外公。但畢竟作者那時仍是一位少年，他的人生觀仍然是豁達的。雖然和他親近的老伯並不是智慧老人，但老伯還是教懂了作者一點東西：「誰都要好好把握每一天……也許你會活得很長久呢？真的話，總不可以十三歲就放棄！」說真的，沒有人能知自己可以活多久，最重要的，是我們能把握現在的每一天，這樣便不會虛度此生了。在此書中，作者要表達的正是這一個正面的訊息。

作者由住院經歷中得到了啟蒙，終於有所領悟，並將所得的東西與我們分享，所以《留院記》一書，或許是一本青少年讀物。相信作者原意，也是以青少年為主要對象，但成年人閱畢此書後，我相信也是獲益良多的。

綜觀全書，所涉及的場景有限（離不開病房內外），所出現的人物也不多（母親、醫生、護士、同學、小朋友、老伯、殭屍先生），但全書的情節仍是相當豐富，所要表達的主題也很深刻，既能探討生與死的重大問題，也能道出少年人的內心世界。一直以來，少年給我的印象都是幼稚單純，熱情有餘，而思慮不足，現閱畢此書，我也不得不作出反思。

如果我要替此書作一個總評，我會說：「《留院記》是小說中的小品，它缺乏雄偉壯觀的場景、多種多樣的人物，

也沒有如波浪起伏般的高潮，但因它所傳遞的訊息，還有作者那顆誠摯率真的童心，此書仍值得推薦的；不單是青少年人，還有為人父母的、為人師表的，以至其他人，此書都有一看的價值。

讀者 鄭先生

往昔少年時

作者：伍卓文

編輯：青森文化編輯組

封面設計：Spacey Ho

內頁設計：青森文化設計組、內文圖片提供 Freepik

出版：紅出版（青森文化）

地址：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

出版計劃查詢電話：(852) 2540 7517

電郵：editor@red-publish.com

網址：<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>

香港總經銷：聯合新零售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台灣總經銷：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

電話：(886) 2-8227-5988

網址：<http://www.namode.com>

出版日期：2025 年 4 月

圖書分類：流行文學

ISBN：978-988-8917-28-0

定價：港幣 92 元正／新台幣 370 圓正

本書匯集了作者曾出版的短篇小說《留院記》和中篇小說《暑期工》，以及多篇發表於報章的隨筆，這些美好的文字見證著作者的成長之路。

《留院記》中的少年病中惶恐的疑問與吶喊，「人為什麼出生？人為什麼會老死？」不止書中面對他傾訴的老伯訥訥，書外的讀者亦不免遲疑，答案究竟是什麼呢？作者以少年人的眼光描述了少時盲腸炎住院的經歷，為讀者帶來了關於生命的思考與感悟。

《暑期工》記敘會考結束後，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做暑期工的經歷。在這段初踏社會的青澀歲月中，他在找工作時屢遭碰壁，體驗到工廠打工時的辛苦與汗水；他遭遇同事不露硝煙的衝突。如此種種，衝突與成長、溫馨與趣味交織，為他的青春歲月添加了繽紛的色彩。

「這是一本家長、少年人都不妨一讀的好書。」

——著名作家 東瑞



1 07851 9 7851 9885 891 7-25-9



9 789888 917280 >



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
紅出版文化平台
加入我們：www.red-publish.com

ModE.

上架建議：流行文學

定價：港幣 92 元正 / 新台幣 370 圓正